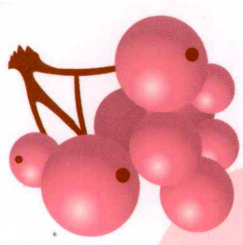




其实他不用放一袋酸浆果的。
要是他只想和我做朋友，
只要送一张卡片就行了，对吧？



酸浆果的后面 *Milk Run* 是爱情

(美) 莎拉·蜜诺琪 著 谷华 译 马爱华 审译

Sarah Mlynowski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酸浆果的后面 *Milk Run* 是爱情

(美) 莎拉·蜜诺琪 著 谷华 译 马爱华 审译

Sarah Mlynowski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酸浆果的后面是爱情 / (美) 蜜诺琪(Mlynowski, S.) 著 ; 谷华译.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33-0136-7

I. ①酸… II. ①蜜… ②谷…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116号

Milkrun

By Sarah Mlynowski

Copyright © 2001 Sarah Mlynowsk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aura Dai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0-6832



橘子街

刘雁 主持

酸浆果的后面是爱情

(美) 莎拉·蜜诺琪 著 谷华 译 马爱华 审译

责任编辑: 战 丹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66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36-7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混蛋
17	第二章 我不是妓女，不过有时我喜欢打扮成妓女
29	第三章 “高潮”酒吧
47	第四章 为什么要起床呢？多麻烦！
67	第五章 摆弄你自己的臭头发去吧
88	第六章 滚到别处去耍流氓吧
104	第七章 再来点牛肉
130	第八章 人渣而已
149	第九章 我就是想当公主！
167	第十章 五十块钱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你
184	第十一章 哦，哥哥
197	第十二章 他越不那样，我就越想让他那样
225	第十三章 准女友的叹息
238	第十四章 为什么我脸颊上有只虫子？
257	第十五章 接力赛——不折不扣的
275	第十六章 干脆让我变成个南瓜吧
290	第十七章 新年快乐！
309	第十八章 我能看见未来吗
327	第十九章 幸福地久天长——算是吧

第一章 混蛋

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会混蛋到这个地步！

要是用办公室电话给远在纽约的温迪打电话，一定会惹火我的老板，所以我一直在矛盾，我是否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每次有鸡毛蒜皮的小事，我都会给娜塔莉打电话——她就住在波士顿，比如和同事关系紧张、晚上的时间怎么打发、如何如何百无聊赖等等。但是这次我被男人羞辱了，而且是奇耻大辱，这可绝对让我有足够的理由拨通远在纽约温迪的电话。

我把电脑屏幕上的邮箱最小化了，生怕我的老板肖娜——也就是那位技术编辑协调员——从我身边路过。杰里米随随便便从泰国给我发来了这封邮件，殊不知这封邮件简直摧毁了我的整个世界。不过肖娜是不会看到这封邮件的，她看到的是我本该在校对的《富翁牛仔老爹》。我在办公室拨通了温迪的电话。

“我是温迪，”她说道，语气俨然是“别轻易打扰我”的投资银行商。

我恨他，恨得咬牙切齿。“是我。”我说。

“我肯定是个半仙，原本不想接这个电话，但又觉得可能是你打的。”

我没时间闲扯。“那你是不是也预感到那个混蛋在泰国遇到了知心人，而且还发邮件告诉我。”我以后再也不理他了！要是他发邮件来，我就删除；要是他打电话来，我就挂断；要是他突然顿悟，没了我活不下去，然后跳上最早的班机，带着花掉他五个月薪水的钻戒——要是他还有薪水可赚的话——来找我，我就把他拒之门外。（好吧，也许我会结婚。我还不至于疯到那种地步。）

“妈的！那女人是谁？”温迪问。

“不知道。是在他忙着‘找寻自我’的时候遇到的。我有多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三周？现在，他突然写信跟我说：‘你好，近来如何？我很好，我恋爱了。’”

“他当真说了‘爱’字？”

“爱”这个字，杰里米从来都不曾写过，更别提说了。我想他的基因组合肯定很特殊，所以他的手写不出这个字，嘴也发不出这个音。

我对他恨之人骨。

“没有，他说他只是想让我知道他在和别人约会。”

“但你的确跟他说过他可以和别人约会，不是吗？”

“对，没错。但我从未想到过他真会这么干！”

不幸的是，我总是想象着他在和别人约会。我梦到他跟无数一丝不挂、嬉皮笑脸的泰国女人一起纵情狂欢；我没心思校对《富翁牛仔老爹》，满脑子都是他和某个荷兰女神吸毒后在床上翻来滚去、欲仙欲死的画面。那女人高挑貌美、酷似克劳迪娅·希弗^①，身着紧身裤，脚蹬高跟鞋，并且也是背着背包看世界的旅行一族。我知

^①克劳迪娅·希弗：出身德国的超级名模，被视为“女神”化身，常为欧洲世界级品牌做代言。

道，这些自讨苦吃的胡思乱想只不过是体现了我内心的一种怨怒：要是他真爱我，为什么不带我一块儿去旅行？我原以为杰里米会一个月后回到我身边，告诉我出门找寻自我的这段时间让他意识到他有多么爱我，告诉我他要在未来的岁月里一遍又一遍亲吻我的身体，并在我耳边千万次呢喃“我爱你”。

当然，他非走不可，非要把一切都毁了。

“杰吉呀，他背着背包在亚洲逛了两个月，八成已经跟一半的泰国女人上过床了。让我听听他邮件上是怎么说的。”

要是我吐到电脑上，电脑会不会坏掉？

“我不能在工作时间大声念，我转发给你吧。稍等——即刻就发——收到了吗？”《富翁牛仔老爹》的文稿又重现我的电脑显示屏。

“有电话等我接呢，你等我一下，别挂电话。”我被留机等候，电话里传来芝加哥合唱团的《你是我的灵感》，这首歌经常在电梯里能听到。

我的天哪！

我知道自己要开始掉眼泪了，因为电脑屏幕开始模糊，就像用廉价铅笔上的橡皮头擦过一样。

必须得想点儿高兴的事。朱莉·安德鲁的舞姿、卡德伯里用巧克力做的复活节彩蛋，还有我那十六岁的同母异父妹妹，她说全世界就数我最酷：“杰吉，你看上去真像莎拉·杰茜卡·帕克^①，只不过你比她还漂亮。”

好了，好了，眼前的东西清晰点儿了。电脑屏幕几乎恢复到刚才的样子了。

^① 莎拉·杰茜卡·帕克：美国影星，自幼习芭蕾，踏入影视圈后以《爱就是这么奇妙》等影片打响知名度，一九九八年出演热门电视剧集《欲望都市》。

还有什么高兴的事呢？杰里米总爱用大拇指在我的胳膊内侧画圈圈。

妈的，妈的，妈的。

再试试。我这篇埃德加·爱伦·坡的论文，迈克里恩教授给我打了九十二分；摘掉牙套那天，我感觉嘴唇仿佛从牙上滑落下来，不过我一直对着镜子笑。好了，我完全能看清东西了。嗨，伙计们，这边没有好戏给你们看啦。

真讨厌！我看到助理编辑海伦正从我俩的隔板那边往这边看。她总是在我最不希望看见她的时候出现，就像在舞会上、情人节那天，或是普尔派对上赶上来月经那么倒霉一样。每当我在网上搜电影网站或迟到几分钟悄悄地溜进来的时候，她就会出现，简直有点儿神了。

她总是在后脑勺盘一个紧紧的发髻，而且梳得一丝不苟，一根杂毛都没有，我觉得她用了胶水。她看起来活像电视剧《欢乐一家亲》里的莉莉思。

“有事吗？”我问道，用一种“我正忙着”的语气。

“很抱歉打扰你了，但是你能否不那么大声？”她低声说，然后把食指抵在嘴唇上，做了个“请安静”的手势。“我没法集中精力做事了。”

我强忍着没说出让她“滚蛋”的字眼。打两个月前我第一天来这上班起，我就下定决心，不让这种自以为是的小人来欺负我。就在那天，我告诉她我是宾州大学毕业的，而她则马上说她有个同学因受不了哈佛的压力，转学到宾州大学了——当然，她是哈佛毕业的。

后来我发誓说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有一次，我把头伸到她那

边说：“海伦，肖娜想跟你我两人说点事儿。”她头也不抬地说：“杰奎琳，嗯，是这样……嗯……是肖娜想跟‘我们俩’说点事儿。”

由于某种原因，大多数其他的编辑似乎都认为她是上帝赐给公司的礼物。“哦，海伦，”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你真是逗号专家。”要么就是，“海伦，在哈佛读书是什么感觉？”还有“海伦，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看解构主义还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①这本书所体现的主观性的呢？”好吧，也许我有点夸大其辞，但是谁能告诉我，哪个正常人会在午饭期间读《失乐园》^②和《文学评论哲学史》？

我敢肯定，她会很乐意讲几个解构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理论给我听。“杰吉，当年我在哈佛读大一时，由于我的论文很有独创性，我的导师吉姆，一位享誉世界的教授，非让我在美国飞来飞去地宣读论文……”等等，等等。要知道，我也是文学硕士，但她从来不让别人张嘴说话。不过，说实话，我只是个半拉硕士，因为两年的课程我只读了一年。但是，一个哈佛高才生为什么要屈尊在这儿工作？她可以去编校迈克尔·翁达杰^③的作品，去讨论人生的意义，干吗要在这里校对什么健美牛仔和他二十五岁的处女新娘之间的热辣爱情。显然她在哈佛的成绩不怎么样。

所以，我偏不让她骑到我头上为所欲为。

“对不起，”我装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脸绷得紧紧地说，“没

①《尤利西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于一九二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其语言风格独特，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

②《失乐园》：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以《旧约圣经·创世记》为主题创作的史诗。

③迈克尔·翁达杰：加拿大作家，以获英国布克奖的小说《英国病人》跻身国际知名作家行列。

什么事，只不过我正被分号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是吗？”她的眼睛在我的电脑屏幕和电话之间来回打量着，不很确定应不应该把我的话当真。“哦，我还真能帮上忙。在提升为助理编辑之前，我就是做文字校对。如果你真需要，我会考虑安排今天下午开个讨论会，专门讲讲冒号及分号的用法。”

“当然，我是说真的。”我真纳闷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这种人。这样的怪胎知不知道自己是怪胎？她会不会在早晨起床后，对着镜子想：“我真是差劲透了。”也许不会。那这是不是说明，我可能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而自己却毫不知情？蠢蛋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聪明？丑八怪照镜子时会不会看到辛迪·克劳馥？我会不会并不像我自己想象的那样聪明可爱？杰里米是因为这个弃我而去的吗？我是个面目狰狞、荒诞不经的怪物吗？

海伦用笔敲打着我们俩之间的隔板，说明她相信了我的话。“好吧，既然其他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我就组织一次讨论。”她兴奋地面露红光。看上去，标点符号就像性前戏一样让海伦兴奋不已。“你看三点一刻这个时间怎么样？”

是啊，再合适不过的时间了。“听起来好极了。”

“太好了。我给我的所有文字编辑群发个邮件。”终于，她的脑袋消失到隔板后面了，就好像她无法走过大厅去告诉朱莉开会的事似的。她负责的这套“真爱”系列的文字编辑没有别人，只有朱莉和我。而且，我要再次反对她使用这个所有格“我的”，因为我们不属于她。肖娜才是我们的文字编辑协调员，写我们的书评。海伦负责的这一系列丛书只不过是我们众多任务中的一部分而已。

“抱歉，”电话里又传来温迪的声音，“好的，我开始看邮件了。”

‘等等……等等……今天我又吃了些摇头丸’，你为什么要在一个瘾君子身上浪费时间？‘有人从阳台上偷走了我的绿色杰·克如^①T恤衫’，天哪，真是个窝囊废！‘我遇见了一个很棒的女孩儿，过去半个月我们一直在结伴旅行’就是这个吗？”

“不，你忘了‘我想你也许想知道’那句话。”

“‘我想你也许想知道。保重。杰里……’这是在开玩笑吗？是个让人恶心的玩笑吗？”

“很不幸，不是。”但是，稍等！假如这真是个玩笑怎么办？说不定某种新型电脑病毒探知了我的恐惧，然后针对我的恐惧变异成了这个东西。

“他在外边拈花惹草，而你却在这里周而复始地一到周末就坐冷板凳？真是滑稽。难道你没意识到自打他搬走后你就没见过别的男人吗？”

有时，我觉得温迪挺缺乏同情心的。“我见过别的男人，”我辩解道，“只是我没跟他们约会罢了。”

“你可真是个可怜虫！”

我的确是个可怜虫。娜塔莉曾给我介绍过一个长得酷似贾森·普林斯特里的帅哥，可他邀我出去时，我拒绝了，因为我担心，要是这事传到杰里米的耳朵里，他会为了赌气而跟别人好上；同时我还担心，要是杰里米给我打电话而我不在怎么办。我不可能带别的男人回家，因为我的房间简直就是供奉杰里米照片的圣殿：杰里米和我在公园，杰里米和我参加正式舞会，杰里米毕业典礼，杰里米这个，杰里米那个，全都是杰里米的照片。可我从未想到过杰里米的

^①绿色杰·克如：美国品牌，其色彩贴近大自然，格调简约清新，是美国年轻人追逐的中高档品牌之一。

睡袋旁连半张我们俩的照片都没有，也没想到过该买个粗俗的相册盒给这些照片分分类后放在里边。

可怜虫。

等一等。“会不会‘来往’只是指单纯的来往？”

想一想……“不会的。”

叹气。唉，我自己听着都觉得站不住脚。

可怜虫。

“你说的没错，我要重新开始约会，我要成为一个‘约会狂人’。我要和巴克湾的所有男人一一约会。”我住在波士顿，巴克湾是波士顿最时髦奢华的地方。

现在是该采取行动了。

我要和那些聪明绝顶、热情似火、腰缠万贯的大亨们约会。他们会让我披金戴银；会让我的办公室花团锦簇；会一边在我耳边低语我是如何妙不可言，一边给我按摩，缓解因整天坐在这该死的电脑前而引起的肩酸背痛。生活将变得精彩绝伦。每天清晨，我会带着笑容从睡梦中醒来，就像咖啡广告中的女明星一样，脸上荡漾着永久的笑容。

“你说的对，不能再怨天尤人了。”可我总不能自个儿出去呀，对吧？“可我没有能一起出去的伴儿呀。”我又抱怨道。

停了片刻，她说：“你就没有什么女性朋友吗？”

“倒也不是。”真是万事不如意，我讨厌自己的生活。看来我只能自己给自己送花，上面附一张匿名卡片，卡片上只能是读给自己听的毫无意义的甜言蜜语。“我想我起码可以打电话给娜塔莉。”

“肯定还有别的什么人吧。”

温迪不喜欢娜塔莉。我们三人过去曾住在宾州大学学生宿舍的

同一个楼层。娜塔莉把温迪叫做“学术势利眼”，而温迪则把娜塔莉叫做“婆罗门精英”。的确，温迪在学术上是有些自命不凡，而娜塔莉也的确很有优越感。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婆罗门，直到有一次，温迪跟我解释说，娜塔莉是属于出入波士顿社会名流圈的那类人。“经你这么一说，感觉那类人真有点儿高傲自大呢。”我对温迪说。

“很不幸，没什么别的人选了。”自从我搬出来以后，除了公司里的这些怪物，还有给我美甲的五十岁美甲师以及我的主管外，我没和别人搭过话。我不怎么出门，就在公寓里待着，全部闲暇时间都献给了不断重播的《塞恩菲尔德正传》，翻看《大都市》、《魅力》、《城市女孩》和《法国小姐》，这样做是为了记住我所谓的《时尚杂志趣味真相》，那里面都是我的生活法则。如果有一天我和杰里米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些法则将帮我准确找出自己错在哪里，会帮我变得越来越好，让我最终过上成功的、性感的、舒适惬意的生活。第五页上写着要约他出去，第七十二页写着要等他给我打电话，第五十页说他想要一个独立的女人，第五十六页说如果我让他感觉我不需要他他就会离开我……烟熏妆是不是会让我更有魅力？会比用巴西比基尼蜜蜡更有魅力吗？比基尼蜜蜡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一切真让人晕头转向。

“那今晚就跟娜塔莉出去吧，但是你得开发新朋友。萨曼莎怎么样？”

萨曼莎是我的室友，非常讨厌。她和男朋友整天腻在一起。“我不喜欢她。她偏要让我在厨房用不同颜色的海绵——蓝色的刷碗，绿色的刷锅，粉色的刷灶台。”

“有道理啊。”

也许对温迪这样的人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人用脚开公厕的门，因为她们不想碰门把手。可对我来说这纯属无稽。我真纳闷，我身边怎么到处都是这种吹毛求疵者。

当然，吹毛求疵的朋友也比没朋友强。

“我还是要问，你怎么会喜欢娜塔莉呢？”

娜塔莉也许不是太阳系最亮的星星，但她很有乐趣。婆罗门门徒的确拥有优势。她深谙世事，极为擅长让我和精英男士结识，当然，只要我愿意的话。当初我打电话告诉她说我要来波士顿，还不到一个礼拜， she 就把萨姆介绍给我，并让她搬过来与我同住。“假如你搬到这儿来，我就和你一起打发时间，可惜你不来，那娜塔莉就是我唯一的选择了。”

我们得面对现实：温迪的确是有点儿高傲自大，是个尖子生，根本没耐性容忍傻瓜。我们俩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认识的。那时，我们的数学老师叫马丁。他每天都穿着同一件套头毛衣，身上的气味可以跟瑞士奶酪媲美。就是这位马丁先生让我和温迪做了同桌，同坐在班级最后一排。我们俩都喜欢迈克尔·杰克逊和卷心菜娃娃玩具，因此便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在经历了泰德·艾布拉姆森那码事儿之后，我们俩都一直形影不离。泰德是出现在我们俩中学时期的一个男孩，一开始是我的男朋友，大概是五年级以后把我甩了，并在温迪十二岁成人礼那天约温迪出去，不过那年夏天他又把温迪甩了，八年级的时候他又开始喜欢我。

在泰德事件之前，还有一件事也极其挑战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但即便如此，都未能让我们的友情终止。那次是我不小心把她的牙套扔到食堂的垃圾桶里，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认为，当天她把牙套

包在纸巾里放在餐盒套上，看上去的确很像垃圾。另外，我们俩上大三那年，我差点儿没让她去见上帝，因为她对微积分实验课的搭档——我仍搞不懂为什么数学课需要做实验——安德鲁·麦肯齐说我觉得他的朋友杰里米很性感很可爱。我和温迪是三年前在美国散文课上初次见到杰里米，散文课之后就是温迪的微积分课。当时散文课在讲《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①，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得越远，我对杰里米的迷恋也就越是一发不可收拾。当然，安德鲁把这事告诉了杰里米，令人尴尬至极。

这事儿我可不会轻饶了她。

“不管怎么说，这都怪你。”我厉声说道。

“怎么怪起我来了？是因为你没有朋友吗？你可别忘了，我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你还没毕业呢。再说了，我怎么能拒绝华尔街呢？”

当年，温迪投过简历的每一家投资银行都要聘用她。原因不一而足：她在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年级平均成绩名列前茅；在多家食物银行做志愿者；为校报撰稿；到非洲做过一个夏天的英语教师；在计算机中心做兼职，培训学员掌握 Excel 的技能。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所选的课都是“关于空间”、“关于时间”、“无足轻重的一百零一课”——这门物理课，只要写篇论文就一定会过，我甚至在论文里大谈“约会定律”都没问题。可温迪选的课却是“解构后殖民时期的叙述文”、“俄罗斯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②。她的选修课正好是我的必修课，所以我们俩能经常在一起。我也逃了不少课，因为温迪不仅把她的课堂笔记打印出来，她还做出了详

①《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美国著名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代表作。

②英美新批评：二十世纪源于英国、繁荣于美国的西方文艺理论派别，强调文本阅读。

尽的索引，以及用四种不同颜色进行标注的饼形图。

“我和杰里米的事都是你的错，是你把我们俩弄到一起的。”

“别再抱怨了。他对你做了那么多没良心的事，难道你对此还觉得意外吗？”

我讨厌她拿我向她倾诉的事情反击我。“我现在不想说这个，行吗？”

“好吧，那给娜塔莉打电话吧。告诉她你想跟男人约会。现在就打！”

“是的，我会打的！”

“好。”

“对，很好。”

“祝你好运，我的宝贝儿，再打电话联系。”她说着，狠狠地挂断了电话。

我拨了娜塔莉家的电话号码。除了上大学的四年，我这位婆罗门朋友一直和她的爸妈住在波士顿。她每天做的事就是逛街、美甲、寻找真命天子，要是还有剩余的时间，她就去做义工。

电话铃响了一声，两声。我知道她在看来电显示。

“嗨！近来怎么样呀？”她尖声惊叫道，那声音像是刚吞下一小口氦气而缺氧似的。

“今晚咱们俩出去逛逛，这样我就能跟所有人调调情。咱去哪儿？”

“对不起啊，我今天不能出去。因为今天我吃得太多了。”

娜塔莉体重只有八十七磅，我可没耐性理会她这些荒唐的理由。

“要是不出去我怎么能认识男人呢？”

“你怎么突然要认识男人了？杰里米去哪了？”

“我不想提这事。我们俩已经没事了，我得认识其他男人。”

“哦，那……”

“求你了，拜托拜托拜托，好吗？”

“嗯，那好吧。我九点去你家找你。咱俩去‘高潮’酒吧。”

“高潮”酒吧离我住的公寓有四个街区远，这是一家马丁尼酒吧，非常时髦，极为惹眼的男人都去那儿。

“完全同意。”我说。

“那就把伏特加准备好吧。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合身的衣服，可能要借你的穿。”

行啊，谢啦。

海伦又把她的头探过来。“杰奎琳……”

“就这么说定了。”我对娜塔莉说，然后给了海伦一个甜甜的微笑说：“真是抱歉，海伦。我简直要被标点符号搞晕了。我想你能理解。待会儿见，娜娜。”我头也不抬地撂下电话。

我要和男人约会。我要成为约会女王。我要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我要穿着性感的系带凉鞋和大胆裸露的吊带裙坐在露天阳台上，一边喝着柯梦波丹，一边和我的新男友打情骂俏。不能只是一个男朋友，是好多个，我要和我的新男友们打情骂俏。杰里米是谁？

杰里米是那个混蛋，那个和身材高挑、大腿修长、身着露腹短装以昭显其脐环的金发美女约会的混蛋。

那女人也许艳光四射、妩媚动人。杰里米给她送玫瑰花，并在她们住的青年旅店四周挂满写着甜蜜爱语的粉红色心形卡片。

杰里米偶尔会想：杰吉？杰吉是谁？哦，想起来了，没错，就